

因为采写黄山屯溪老街三百砚斋主人周小林,目睹了从选料到一方歙砚手工制作的过程,并为之感叹唏嘘时,恰又读到美国人理查德·桑内特的《匠人》(上海译文出版社,李继红译,2016年7月1版),喜出望外。我要为书中的一些论述点赞,如:“只要我们拥有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的愿望,我们每个人都是匠人。”作者又有“匠艺”、“匠艺活动”之说,且认为:“无法将双手和大脑联系起来,无法承认和鼓励人们内心有匠艺活动的欲望,是西方文明根深蒂固的缺陷。”“手是心灵的窗户”(《匠人》引康德语)等。

女人的手,男人的手,一只右手,一种种劳作、创制在历史深处的手晃动着,晃动着我的联翩浮想:人类物质文明最早的创造者是谁?我们说是先人,这是泛指。具体言之呢?曰:匠人!构木为巢而被称为有巢氏者,巢之匠也;然后挖洞穴居、半穴居,我见过天水秦安大地湾遗址复原后的半穴居房,其地面部分类似我邑之“环洞舍”;再后又平地起建400平方米的大房子,我称之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“圣殿”,大柱已朽,础石犹存。屋基坚固,其时无夯石,何能夯而实之?考古的结论是脚踩而成,多少人?多少来回?以何种指令统一步伐?始能夯实平整?铺地的灰浆其质量已类似“罗马水泥”,凡此种种,极高明之匠人所为也。同在大地上出土的最早的彩陶,集水、泥、火与色的综合工艺,藉由手而成一器。岁月淹没了所有的细节,但可以想见从生火到泥块经火烧变硬的发现,到烧制陶器,再到施以有彩纹饰,其间经历了多少失败的实践?专注于此而毕其

作家专栏

徐刚

《匠人》随笔

功者,匠人也。良渚文化玉器上比头发丝还纤细的线条,在没有铁器的5000年前,如何琢磨而成?至今无解。琢磨这些线条化去多少时光?集中多少专注?那时光和专注却是生命的代名词了。故宫,木构建筑之世界第一(梁思成语),其斗拱、飞檐、梁柱间之勾心斗角,美不胜收,可见匠心重叠,匠人接踵,心手双畅,岁月不能夺其烂漫。于是可知,现代科技不可能再造一个故宫。

于是可知,多快好省就是粗制滥造。于是可知,为什么发明原子弹的奥本·海默在日记中会这样写:“我变成了死神,变成了世界的毁灭者”(《匠人》)。科学技术就是《匠人》所言的潘多拉盒子。

那么,我们应该拒绝一切科技吗?否!我们是要回到匠人时代吗?不可能!那就是重拾、继承匠人精神,倾注于我们所从事的每一种工作、每一件事情,把它做好,如是,“我们每个人都是匠人”。文章似乎可以到此作结,细想之后却还要写下去。我们面对的世界充满着矛盾,生活亦然。一方面匠人、匠人精神还在,仍为人类所需。瑞士人还在做表,瑞士钟表学校的录取比例为83:1,瑞士钟表业后继有人;德国工匠精神的一个特点是“慢”,“慢工出细活”,德国的科隆大教堂1248年始建,1880年完工,耗时600多年。德

国制造业以质量第一,绝非速度第一;日本人也在精细地做事,社会并对传统的工匠呼吁保护等等。另一方面,作为主流的科技潮流愈加汹涌,社会浮躁,人心拜金,人工智能,智能无度,“人机大战”,李世石落败。手机正在俘获人心,人类正在被技术控制。我完全相信手机制造者也是认真而精心的,但他们是匠人吗?不是!他们连理查德·桑内特笔下的“艺匠”也不是。他们只是财富的奴隶,效益最大化的追求者。君不见,手机正在与机器人联手,为最后埋葬人类掘坑?

西方的有识之士早在十多年前就提出:要为科技设立道德伦理的边界。人啊,你为什么不和这个世界争执?

我曾和世界争执过,从黑发争执到白发,但多样化的世界,仍然宽容地为我开启了另外一道难得的匠人风景线:在三百砚斋,使我震惊的不仅是他们手工制作的歙砚,而且是以黑石头——歙砚制作原材料为中心的、付之于全部智慧和精力的一种生存方式——歙砚制作已经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。周小林负责歙石原料的寻觅收购,不是新坑而是唐宋古坑被冲进美容溪浸润冲刷1000多年的子料,以及创意,还有他认为最好的雕工、木艺、漆艺匠一起,往往以三年五年琢制一方砚台。需要说明的是三百砚斋的所谓砚台还包括极其精美的黄花梨、

紫檀木盒,推光漆、菠萝漆漆艺。他的雕匠说:“一天能雕一寸就不错了”。他的木艺师说:“三天能磨出木盒的一个角便是成功”。他的漆艺匠为使几已失传的菠萝漆重生并有所变化,常常是白天静坐发呆,闭着眼睛想象各种华美色彩的分割和连接,水波的流动。菠萝漆不仅典雅高贵,其各种色彩组成了各种不规则的形状或线条,他要让这一切给人以斑斓游走的感觉,然后在某月某日的半夜里给周小林打电话:“有了。”“从何而来?”“梦中所见。”

黄山的山野深处,有这么几个匠人遗世独立地做着一件制砚的事,而无论四季更替,年复一年,他们制作的砚与盒被称为国宝,与故宫仅有的那只乾隆喜爱的菠萝漆砚盒相比,乾隆爷玩赏的差之远矣!

我亲见的匠人。我亲见了他们的专注,以及心、脑、手并用的卓越和美丽。我体验着创新的真谛:当创新成为标语口号,实无创新可言;只有静心凝神,摒弃浮躁的劳作,专注于一门技艺的人,才有可能成为创新者,匠人精神的传承者。

作为大工业时代的遗存,匠人及其精神是如此坚强,偶一闪现,便会穿透现实的迷茫,闪烁历史的光彩。我回故乡常去森林公园,逗留在卖竹篮子的小摊前久久不肯离去,它使我想起儿时见过的蔑匠,一手持竹,一手扶刀,刀随手动,剥之削之,一根竹头成了一条条绕指柔的蔑片,然后编织成竹篮等农人的生活用具。崇明岛实为匠人之岛,因为孤悬海上,只能自给自足,匠人大行其道,今已失传的篾匠,则把芦

苇编织成笆墙,遮风挡雨冬暖夏凉,无它即无安居。还有泥匠、漆匠、雕花板匠、补锅匠、补碗匠等。农人在古代划分的“士农工商”中是另一大类了,但细察一些农活却不乏匠意,儿时见昌团阿哥用铁铧把埂岸削得平崭如刀切,撒稻种时一边缓缓后退,一边以手腕之力轻柔地把稻种撒出一条抛物线,再均匀地落到秧田中,于今想来有舞蹈之美。精耕细作的农人或可称为大地之匠。至于土布的制作,那又是一连串的匠人佳作了,我曾目睹母亲纺纱织布,我穿着母亲手制的土布衣服长大,此生之幸。

中国的小农经济维持了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大体繁荣富足,自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,所赖者,农事之盛也,百工之精也。《百工记》称:“百工之事,皆圣人之作。”丁文江释《天工开物》:“物生于天,工开于人,曰天工者,兼人与天言之耳。”天人合一,业精于勤,把对大地与人类有利的每一件事情做好,视为神圣,反之者不为。这是我理解的当今之匠人精神。

匠人时代就这样远去了。我恰恰生逢此一时代之尾声,为匠人感动,为农人种地的认真、辛劳,为母亲躬耕毕身所影响,我写作几十年,一字一字地写,边走边写,并在西部大漠中呼告:“我们要小心翼翼地接近辉煌!”此白头老翁之所以尚敢回首者也:我改变不了世界,世界亦改变不了我。另:我有源远流长的百工匠人传统,却于现代奔奔之如敝履,东方文明之大悲哀也。写字者能称字匠乎?我手我心我的窗。



宋惠仁 摄影作品《闲》

岛居之味

野菜佳蔬蟛蜞头

陆茂清

旧时也好,时下也好,崇明人吃得最多的野菜,除了荠菜,要数蟛蜞头了,名副其实美味佳蔬。

蟛蜞头,学名马兰头,崇明路边、田边、沟沿、河沿、田沿上随处可见,仲春时节生长旺盛,红梗绿叶,也有白梗的,多的地方密密麻麻,“挑”半个钟头笃定一饱口福。

小时候“挑”蟛蜞头,主要是春三二月里青黄不接时,用来充饥填肚皮,还因为味道好而情有独钟。

放学以后,拎一只竹篮,带着小尖(镰刀)或斜刀,呼朋唤友来了田野,都是老门槛了,哪里有货了如指掌,各个占领阵地“挑”起来,人人操作纯熟,刀刀得心应手,即使刚透出泥面的,一刀下去,也能连叶带茎出来。“这里多来交关,快来呀!”常有人如发现了新大陆般惊叫招呼,小伙伴们连蹦带跳赶去分享。

话虽这么说,其实“挑”蟛蜞头还是蛮艰苦的,长时间蹲在地上,或弯着腰面朝黄土,吃力得很,还得时时小心,以防割破了手。还有成了落汤鸡的哟!一不小心,脚下一滑“川”在沟里,甚至“头支泥”跌下去,回家挨骂是逃不了的,重则还要“吃生活”。

最难忘的,是“挑”留埂泥底下的蟛

蜞头。

农村里割稻前在稻田四周开排水沟,掘出来的泥块一式的菱形,整齐地排靠在稻田沿上,寒冬季节,地面上已没有了蟛蜞头的踪影,但留埂泥下面蟛蜞头的根茎还在缓慢生长,春天来临时,已长成盘根错节,性状如扼韭菜芽。

翻留埂泥要花蛮多力气。双脚站稳,吸一口气,十个手指一齐用力,将十几斤重的留埂泥翻开,嗨,白嫩的蟛蜞头根茎卷曲盘旋,粗壮如黄豆芽,芽尖已延伸到了留埂泥的边缘,快要从隙缝里伸出来享受阳光了。

一只手持住留埂泥不使跌落,另一只手把蟛蜞头的芽茎甚至根揪出来,放进篮里后,复原泥块,再翻下一块。

过程中应讲究“职业道德”,就是泥复原处。一旦留埂泥滚到了排水沟里,必须搬出来,不然会影响排灌,为此往往累得气喘吁吁,衣服上沾满了泥土。

崇明城镇乡村蟛蜞头的吃法,是传承了不知多少代的老传统,主要是凉拌了吃鲜的。

将蟛蜞头洗干净,在沸水里焯过,过沸水的时间要恰到好处,时间长了变酥变色,色香味大打折扣。

焯过的蟛蜞头,放在清水里漂洗,崇明人俗称“退沫”。

然后将蟛蜞头里水分拧去,剁细,倒入油锅里,加精盐、味精、麻油等调料,翻炒均匀了出锅,色泽碧绿,清香扑鼻,吃过齿颊留香,回味无穷。若是切几块豆腐干沫子拌在里边,味道更好。笔者一家三天二头总要吃一顿,清香鲜嫩,屡吃不厌。

蟛蜞头生长旺盛时节,多“挑”点回家,焯过、退沫后晒干,成了蟛蜞头干,储藏起来慢慢消受,可从夏天吃到冬天。

蟛蜞头干烧肉,油而不腻,美味胜过梅干菜扣肉,放两天也不会馊。炖蟛蜞头干,蟛蜞头干炖蛋,蟛蜞头干潜蛋……也都别具风味。

旧时岛上有钱人家自以为高贵,视蟛蜞头为贱生野草,不上台盘,吃了似乎有失身份,所以只有贫苦百姓吃。

六十年风水轮流转,蟛蜞头翻身了!

近年食用蟛蜞头的人多了起来,不只普通居民喜欢,富者贵者也爱上了它。盖因生活水平高涨,文明程度提升,吃饱吃好达标以后,讲究保健养生了。蟛蜞头富含钙、磷、铁、钾、硒、胡萝卜素、维生素B族,功能明目、温肺、强心、健脾……原先的不屑一顾变得吃香起来,渐次重回千家万户的餐桌,还跃登龙门,进入了饭店、酒楼、宾馆。

有人看准了蟛蜞头的商机,投资建造温室种植,一年四季供应市场。

许多人信奉野生的好,农村里出现了“挑”蟛蜞头卖的专业户,天天“挑”天天钞票进账,不亦乐乎?

春风又绿江南岸时,多有城镇居民二三结伴、三五成群,或是夫妻联袂,缓步近郊野外,在地头、岸坡、林间、河沟边,谈笑风生,时而低头“寻寻”,时而蹲下“挑挑”,个个满载而归,饱口福而外,观赏乡村美景,健身怡神,一举而数得,快哉乐哉!

诗韵悠悠

遥远的记忆

樊发稼

“痊愈”

一次我罹患大病,做噩梦,发高烧……祖父踱来,隔帐柔声问道:“怎么样?可好点了?”

“痊愈啦!”我漫声应道。“痊愈”、“痊愈”,哈哈!祖父欣然大笑。——长辈对一个稚龄孩童的赞赏,可能是我日后成人的最早先兆……

痛失大妹

父亲上气不接下气跑来学校。“雪因你可见到?”雪因是我亲爱的大妹。我眼看父亲绝望地往回跑。

中午放学回到家里,大妹已经换上新袄,直挺挺躺在正屋门板上,淹死后好像在安稳睡觉。

我躲到宅后失声痛哭,人都说我懂事,年纪虽小。——这是我第一次尝到永远失去亲人的剧痛味道……

寒夜

冬日,朔风呼啸,天寒地冻、昼短夜长;我们早已上床,还没进入梦乡。

“笃!笃!”……侧耳听,隐隐传来声浪:“火烛小心!烘缸(注)勿要放勒被窝里厢!”……

“笃!笃!”……尽管滴水成冰、寒风喧嚷,乡村的冬夜啊,显得格外宁静安详。

十想九足,白米缺角

北风

我们崇明人,几乎都是哲学家,我们的方言里就有许多充满哲理的话。这一回,我们是在说“十想九足,白米缺角”。

一粒大米的样子,我们都是知道的。它长圆形,一端有一个缺口,这就是我们所说的“白米缺角”。白米在人们的心目中,自然就是一个完美无比的形象。其美好,首先在于比白米饭再重要的食物,没有了。其次是因为它作为米粒时的娇小、洁白、温润,以及作为饭粒时的晶莹、糯软、腾香。崇明是一个稻米之乡,打比方借用一粒缺角的白米,应当是个十分家常的做法。而借了这样一个人人皆知的例子,我们却说出一个并非人人懂得的道理:这个世界上,根本没有什么十全十美,任何人、任何事情都会留着缺憾。

“十想九足,白米缺角”这样的哲

学思辨,是对于人心的一种妥善安顿。我们遇见什么事情总是想求得一种满意,就是完全地符合自己的心意,一点也没有遗憾。但是,崇明人告诉你,那是完全不可能的。有这样的思想指引我们,那就好了。我们一方面会自觉地接受生活中的缺憾,另一方面又会把带有缺憾的生活看成是十分美好和幸福的。这种感受,完全就像我们捧着一握大米时的感觉。

关于“十想九足,白米缺角”里的“白米缺角”的故事,现代的崇明人自然还可以去延伸它的含义。白米所缺少的那一个角,其实是水稻胚芽生长的地方,好比是水稻繁衍的器官。这样看,那一个缺陷,竟然就是新生的生命所在。怎么,缺憾还可以成就辉煌?

